



06

株洲日报

# 神农城迹

修复后重新开放的洙江书院

## 脉脉回水湾

周国强

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杨卓



### 同游蓬源仙

阿伟

周六,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一周有五天无味,有两天陶醉。可以趁阳光明媚,把快乐约会,也可以蒙头大睡,消除心中疲惫,还可以户外晒背,让烦恼全部崩溃。周末很珍贵,愿大家幸福翻翻倍!

看到这句话,实在忍不住,便在同学群发了个消息:想去蓬源仙爬山的举手!果然应者甚众,顺利成行。说是爬山,其实还是偷了点懒,我们把车停在了半山腰。同学带着小孩子走在前面,我特意走在后面,不为别的,难得来一次,还得看仔细点。

山路较陡,但都用水泥修好了,不用担心脚下。路旁灌木丛生,花草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从缝隙中挤出来,红的、白的、黄的。即便是从小生活在农村,这些花草也很难一一叫得上名来,而且记得上来的,也全是些俗名。偶有花香袭来,却分不清是哪一种花,也懒得去分,更懒得去深究香味谁浓谁淡,反正这次的花期是撞上了。

心境肯定是轻快的。平日回家,爬个五楼都感叹老了,今日却不觉得脚疼。是此起彼伏的啾啾鸟鸣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还是香甜的空气里掺着兴奋剂,抑或空远让心境旷达了?美景不能独享,把手机掏出来,一顿咔嚓。不用选角度,不用炫技术,哪一张都是美图。

有点着急了。几位同学因开车绕路,落在了后面,我催促着他们赶紧来。只是没说透,在这般美景面前,非常适合、也非常需要交流,同学的友谊肯定会延长许多。

一步步往上,总希望早点奇遇。当然不是想和哪位美女有个邂逅,而是希望遇上棵香椿,采点回去煎蛋。有种树和椿树很像,差一点上当了,有点不喜欢。还希望路边的茶树上能找到些“茶泡”,那种不知是不是变异了的,类似多肉植物的厚叶子,很多年没有吃过了。小时候,漫山遍野地寻,漫山遍野地找,这种味道很深刻。当然,这个季节想吃点蔬菜倒是问题不大,但毕竟这个有些普通,就懒得在这个上面花心思了。也找到了一些野菜,可惜都太小,都怪我太性急,来早了!

小孩子们的兴致略有减少,慢了下来,被我赶上去了,但仍然时不时发出惊叹。这时候,大人较之小孩的区别,在于较为淡定。其实也有大人不淡定,竟然忍不住折下了刚刚开放的映山红。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还是原谅了他们,毕竟都是些长大了的孩子。

山脊上,装了很多发电风车。上去时风不大,风车懒懒地转动着,走近了才知道,都是些庞然大物。每块“叶子”都那么长,而支柱则如桥墩一般粗壮!真佩服把这些东西弄上山的人。

从停车坪去往顶峰的路口,有座“三色亭”,也可以看作是简易的山门,应该是取一脚踏三县之意。一条约一米宽的石板小道蜿蜒而上,道旁偶见巨石,小孩子们多动,纷纷往上爬。家长们也不是很担心,举起手机拍个不停,每张都那么天真自然。道旁大片的映山红刚刚舒展开第一波花蕊,还有更多未开的花蕾,大概是想留住下一批客人,想要照顾到更多人的情绪吧!不知谁在路旁的空地上撒下了白菜籽,浓黄的菜花,也争奇斗艳开得热烈。几位女士在这些花木中“淘宝”,尖声道:这是不是黄精(编者注: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鸡菜,药用植物,具有补脾,润肺生津的作用)。

三百余级的台阶,虽然略陡,尚可应付,不一会就到了山顶。山顶有座小庙,名为蓬源峰庙,香火颇旺。该庙始建于唐,供奉的是辅佐朝政三十五年的中唐宰相李泌。虽是上世纪90年代修复,倒也古色古香,据说也是文物保护单位。

庙前四顾,心旷神怡。山脉、风车、道路、房屋、水库,尽收眼底。最喜欢这满目的苍翠,还有迎面而来的习习凉风。不说话,静静体验,似甜似乐,无以言表。其实,早就想对着山下大喊:我来了!我在这里!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也想大声喊,就怕被看作神经病。

很轻松的旅程,不用那么赶,上午11点多就从山顶返回,在观景台上合了影,准备去吃饭。同学们和孩子们的脸上,都还有恋恋不舍、意犹未尽的意思,我想,我作为组织者之一,多少是有责任的。下次吧,一定好好安排。不,就下个周末!

### 株洲往事

#### 毛主席与醴陵瓷

屈继元

众所周知,湖南是伟人毛泽东的故乡,而醴陵盛产陶瓷,又是毛主席早年从事革命运动的地方,毛主席钟爱醴陵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56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成功恢复釉下五彩工艺并参加了当年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全国陶瓷展览,引起中央办公厅、外交部等机构的注意。1958年4月11日,陶瓷研究所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北京来客随身带来一只茶杯,要求以此为参考,烧制新型样式。他当时并没说明是为毛主席烧制瓷器,可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也知道事情非同一般。

那是一只普通的老式直筒杯,直径仅为7cm,杯身高12cm,胎质粗糙、釉色灰白,无彩色装饰,亦无盖。接受任务后,李维善立即着手布置设计试制。杯型设计任务落在试制工场主任梁六奎身上。梁六奎工作认真负责,人称“奎蛋子”,他一头扎进工作中,亲手绘制草图后,又亲手修改,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于人。那段日子里,研究所上上下下,所有参加试制的人都废寝忘食。他们集思广益,力求尽善尽美,就连杯子的底足,也采用了特殊的工艺。这样的产品,集结了研究所所有人的智慧,自然烧制出来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在李维善看来,即使是素白器具也如白玉一般精美。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研讨,陶瓷研究所终于连续试制出六种样品,先后四次派人送往湖南省委鉴定,接下来的程序就是等待鉴定结果,那段时间里最不安心的就是所长李维善,他在煎熬中等待着。

6月24日,消息终于来了,省委通知说毛主席对样品,非常满意,指示立即烧制40只,其中釉下彩绘的20只,素白瓷20只,于7月5日以前送达省委。根据上面的意见,新茶杯在原型基础上有所调整,直径增大为8.5cm,高度降低为9.8cm,整个茶杯加上杯盖后总高度为13cm,这样一来,整个茶杯更显得稳重端庄而古朴典雅。茶杯底部加有“湖南醴陵”蓝彩方形款识。此后,给中央领导或中央各场馆制瓷也沿用了这个款识。为了区别毛主席专用的瓷具,在底部还特意添加了釉下赤红印记,图案标志为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其美好的寓意一望可知。这个特殊的标志在当时属于机密,局外人不可能知晓。

60只样品于7月2日送到湖南省委,比主席要求的数量多了20只,而且时间提前了三天。后来给这种茶杯取名时,研究所里众人兴致很高,大家七嘴八舌提了许多,幸福杯、跃进杯、解放杯、胜利杯……最后才决定叫胜利杯,既象征革命的伟大胜利,又能体现首次为中央制瓷的任务胜利完成。

主席对醴陵瓷情有独钟,醴陵毛瓷陪毛主席走完最后的人生路。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说:“毛主席用上醴陵瓷器后,就没有换过,一直到他老人家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使用的都是醴陵的餐具。”也可以这样说,是湖南的乡情伴随着他老人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釉下五彩梅花胜利杯(资料图)

### 株洲风物

四十多年来,每当我从梦中醒来无法安睡的时候,就会想起远方的回水湾,想起那条与回水湾形影不离的洙水河。这个时候,我似乎读懂了回水湾两岸沧桑的古城,读懂了东岸翠绿的庄稼,也似乎听懂了那条大河滔滔不息的波涛声。

那个名叫回水湾的地方,便是茶陵古县城所在地。尽管我的出生地离回水湾还有一段距离,可我是茶陵人,与回水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是回水湾的子孙。我曾经觉得,在江南地区,江河边的水湾普遍得很,家乡的回水湾似乎也没有特别奇异的地方。而实际上,对于湾上生活的子孙而言,回水湾是一种传奇,一种不可冒犯的精神图腾,一种需要生命意识的存在,他们不仅局限于把回水湾当成一种风景,当成地理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是情感、文化和意识等诸多方面的认知。

(一)

湾叫回水湾,水是名气不大的洙水河。浩渺的江如一条蜿蜒的游龙,依山傍岸,由南向东飞奔而来,在州城外的东南回环,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到东面时,却与西南而进的文水相遇,二龙抢珠,一番恶斗。汹涌的水势,激烈地碰撞,这一转一折所产生的强劲水激,直冲江底,掀起沉滞的泥沙向东聚集。日积月累,沙滩越积越大,堆成陆地。然后,两股流水合二为一,又流出一个大弧,再一路向北腾跃而去,于是与沙岸相依相伴的洋湾,就流出了一南一北,两个非常著名的“弓”字形大湾,被水湾西面云阳山抛出的金线拴住,至此,“金线吊葫芦”应运而生。

“洙水南来西复东,北去婉转如环筒。恰似葫芦金线吊,茶州安在水晶宫。”其实,回水湾是云阳山底部狭长缓坡的最底端,坚硬的第四纪冰缘地岩向东长长延伸,宛如奔跑的巨兽前伸的瓠瓜,河水碰到坚硬的阻挡,只好绕道而行。金线吊葫芦形象地描绘了回水湾这种独特的情状,非常切合古人给山川河流命名讲究形象、准确的表述。古茶陵州城就建在葫芦底部。

对外来人而言,回水湾风姿绰约,美丽妖娆,像母亲一样养育着湾上的子孙。于我而言,它更像粗犷精壮的中年汉子,步履沉稳,强悍雄健,生机勃勃。在洙水河两岸,到处可以看到这样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庄稼汉子,头戴一顶褐色草帽或破旧斗笠,肩上扛一柄从未离身的茶木锄,腰间围一条褪色的长罗布帕,脸面被长年累月的阳光晒成古铜色,眼睛微凹,身子骨有些单薄,但依然散发着坚韧、刚毅、充满信念的光芒。这不像是因为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艰难,倒是像奔赴沙场的赳赳武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水湾如此,喝洙水长大的农村娃大抵都是如此。

(二)

茶陵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西汉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县,属长沙国。因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隋代并入湘潭县,唐圣历元年(698年)复置县,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升县为军,元世祖十九年(1282年)升县为州,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州为县,成化十八年(1482年)又升县为州,民国二年(1913年)复改州为县……

如果站在湾西云阳山顶峰朝东南俯望,你会发现,茶陵州城选址回水湾深得古代风水理论的奥妙。古城西依高耸的云阳山,北拥层峦叠嶂的武功山,东靠沉稳盘桓的万洋山,中偎连绵起伏的大小山丘,山环水绕,山水相生,形成了以云阳山为主,众多大小山丘四面环护的“龙穴”集结之形。龙脉集结不散,龙、砂聚合,生气源源不绝。另外,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取名金城,寓意固若金汤,是一道天然军事屏障。这种高瞻远瞩的建筑理念,是只有具备高超的审美境界和防范意识的人才拥有的。

发源于湘东南西北部的洙水河,长约300公里,是湘江的一条支流,虽然不如黄河、长江那样声闻遐迩,但却是古代湘东南地区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物资集散地。洙水河流经的两岸,创造了一片灿烂文明,上游安眠着我们的先祖炎帝,所以在我们家乡,她被尊称为圣水河、母亲河。

洙水河也是桀骜不驯的,每年春汛时节,山洪暴发,疯狂的洪水冲破堤岸,冲毁民居,弄得城中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官府被迫将州城迁往别处。直到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县令刘子迈、县丞赵希稷决心重建金州城。他们汲取了历代州城毁于洪水的教训,汇集民间智慧,先在滩涂地埋设水浸千年不腐的松树,后在松树上修筑城墙,古老的方法,顺利解决了夯基难题。

(三)

如果说洙水河两岸是一袭农襟,金州城则是农襟上的一颗纽扣,这颗纽扣,历经艰险,多次被破毁、扯

落,掉了又被钉回,历经千年而不遗落。一颗历经沧桑的文化纽扣,连通了城乡古今,牵连了中外,构成这一片神秘的土地的历史和文脉。现在,回水湾还留下许多遗迹,那些文明的碎片,至今熠熠生辉。

南浦古渡,是沟通茶陵城乡的交通枢纽。古代修桥不易,最常见的交通方式,是设渡口摆渡过河。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就是从这渡口上岸,轻松打下茶陵城,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如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所说:“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乃至现在的中南海国务院,都是从井冈山脚下,洙水之滨的这座小屋中走出来的。”所谓洙水之滨,就是南浦古渡,工农革命军拿下茶陵城的第一站。

云阳山,钟灵毓秀。《湖南通志》载:“云阳,炎帝故封,为湖南封建之始。”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在云阳山兴农事,种五谷,尝百草,采茶茗,至今留有祈丰台、洗药池、晒药坪、碾药槽、炼丹灶、神农殿等遗迹。

古诗文中有很多关于云阳山的佳句:“卧对江流思往事,行传云峰扣柴扉。(宋·黄庭坚)”“入弦彻彻清虚处,仿佛蓬莱第一峰。(明·罗懋)”明代执掌国柄一十八载、主盟诗坛半个多世纪的李东阳云阳山诗更是数不胜数,他的“溪南溪北树萦回,洞口桃花几度开。枫子鬼来天作雨,云阳山去水鸣雷”,足称吟咏云阳山的绝佳之作。

明崇祯十年(1637年)早春,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自赣入湘,从南门渡洙水,入县城,经回水湾,直登云阳山,在主峰老君岩,西麓麻叶洞考察整整三天。他在《楚游日记》中写道,老君岩“大石飞岩,驾空透隙,竹树葱翠,极为清幽,石间有止水一泓,澄碧迥异,名曰五雷池,霁霓甚灵,层岩上突,无可攀登,则黑雾弥漫也”。一座承续了湘东南半厚历史文化的名山,经他妙笔轻轻一点,即被辟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南岳宫,云阳山上最大、最古,也是全国最奇特的寺庙。始建于南北朝,历经一千多年,释道二教都将此视为风水宝地,都设南岳宫,主祀南岳大帝。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兴盛的释道文化,使得云阳山常年祥云缭绕,钟声悠悠,香火绵绵。云阳山灵脉郁结,时为佛寺、时为道观、时为书院,甚至佛、道共处一室,南岳大帝与佛祖、道祖乃至孔圣人同受一炉香,同受万人朝拜,虔诚祈福,和谐共处,成为云阳山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茶陵自古崇文重教,文脉深厚。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时任知州、程朱理学宿儒林廷玉倡建洙江书院,设规矩、准绳二门,有主教、行恕、修德、凝道四斋舍,及乡贤祠、汉秀亭等,虽没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的名气大,但却颇具茶乡风格,又因状元公蒲锦忠曾在此主讲,名声亦是不菲。洙江书院集讲学、治学、著述、刻书于一体,其刻书成就尤为显著,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稀世珍宝、沈括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就在此刊印(刻本名《古近陈氏家藏梦溪笔谈》26卷),该刻本为蝴蝶装,开本大、版心小、皮纸印刷,至今完好如新,1965年经周恩来批准,以重金从香港购回,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南浦铁犀,镇湾之宝。刘子迈、赵希稷重建茶陵州城时,曾经“括铁数千斤”,铸造了一尊与真牛一般大小的铁犀安放在洙水河畔,以镇伏蛟龙,永绝水患。奇怪的是,铁犀历经近八百年而无锈迹,可见古代冶炼技术的高超,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夸奖茶陵籍红军战士:“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牛嘛!”以“茶陵牛”来诠释茶陵人大公无私、兼有韧性、与倔强精神性格便因之而来……

(四)

回水湾见证了朝代的更迭,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文化、文明也正如回水湾一样,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之中。如今,回水湾正经历着伟大的变革,这里的人们正在创造人生奇迹。沧桑巨变的回水湾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喧闹的远去,注视着一波又一波的游人登上云阳山国家级4A景区,饱览金线吊葫芦的自然之美,饱览湘东南的风光之美。

我知道,在回水湾老街,每一块残破的砖瓦上都铭刻一个家庭几代人曾有的温度和希冀。背负一个希望,好多人拔脚走出了水湾,走向远方。有的人经年不归,他们在某个乡村,城郊或者某个知名城市落了脚、扎了根、娶了妻、生了子,成了另一种有身份地位的体面人,但不管走多远,不论他的身份怎样高贵,他的心中都割舍不下茶陵这个偏僻的小城,割舍不下对回水湾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回水湾,金线穿。离家几万里,乡思在心间。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回水湾上的万籁声、洙水河的波涛声自然是大音,只有用心倾听的人,才能听到美妙的音乐。即使身在远方,只要做个有心人,就一定听得见,甚至听得更清楚。